

西南古籍研究

二〇〇六年

主编 林超民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西南古籍研究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办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承办

林超民 主编

2006 年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南古籍研究. 2006 年/林超民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81112 - 440 - 8

I. 西… II. 林… III. 古籍 - 研究 - 西南地区 - 文集 IV. G256.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2659 号

责任编辑: 龙宝珍

封面设计: 刘 雨

西南古籍研究

2006 年

云南省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主办

云南大学西南古籍研究所 承办

主 编: 林超民

副主编: 郑志惠 古永继 何 磊 潘先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刷装订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 张 33.125

字 数 82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440 - 8

定 价 56.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地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

电 话: 0871 - 5031071 5162823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传 真: 0871 - 5162823

邮 编: 650091

卷首语

林超民

当今，“国学热”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与此相应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显得多少有些冷清，这就使正在日趋高涨的“国学热”大打折扣。因为，古籍的整理和研究不仅是“国学”的基本内容，更是“国学”的基础。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的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还有经学，包括经史子集。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

可见，没有古籍的整理和研究，“国学”的传承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更不用侈谈“国学”的繁荣昌盛。“国学”的兴盛，必须以认真、扎实、深入、正确的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础，对于这一点正在大力倡导“国学”的某些“缙绅”们似乎注意不够。

古籍整理和研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的基础。也是传承和发扬中华文明的前提。古籍以人文学科为主，同时也有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典籍。如中医（国医）、中药（国药）、农业科技、手工技艺、建筑营造、天文气象、地质环境等等。

可是我们的古籍整理和研究工作，远远跟不上社会发展与人民精神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再再强调：“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创造力，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古籍具有不可再生性，保护好这些古籍，对促进文化传承、联结民族情感、弘扬民族精神、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加强古籍保护工作，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的发展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昨天还有人说，我们已进入“读图”时代，今天又有人呼喊，我们已进入“读屏”时代。五光十色的网页，代替了白纸黑字的书页，光和电取代了笔和纸。浮泛的眼光在网络中迅速地扫描，取代了平心静气、认真细致的阅读、思考、领略和体悟。简单、快捷、浅显、直白正适应大众“快餐”消费的欲望，使得我们的文化多少有点“虚胖”！

在所谓“读屏”风气日益炽盛之时，沉住气，安下心，定稳神细读古籍的人日渐

减少。有的人是不愿读，有的人则是不能读，“不能读”导致更加不愿读。所以，身为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工作者，有责任认真整理好有价值的古籍，把古籍的文字、章节弄清楚，使书中无讹误、脱落、错简、经注混淆、它书误入等等错乱，使人能读，初步能解，达到文从字顺，章断句绝，可供现代人顺利无碍地阅读，引起他们阅读古籍的兴趣，提高他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我们还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线装繁体直排的古籍数字化，放到网络中，让人们方便、快捷、愉快地在屏幕上阅读古籍。

古籍整理和研究，就是在故纸堆中淘洗有价值的“财宝”，为当今社会服务。这是一项艰辛、细致、漫长、冷清、寂寞的工作。庆幸的是，我们有这样一批心甘情愿在寒窗之下，孜孜不倦地在故纸堆中为世人、为社会、为未来寻找和淘洗财宝的学人。他们摆脱浮躁、浮夸、浮泛，不计较得失，不追求名利，心无旁骛地勤奋工作，他们要从古籍中寻求思想，把古人的哲理变成适合今天、有益世人、创造未来的智慧。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才智，努力不懈地将逝去的古董，神奇地化为今天的精彩，未来的美景。

我们自知能力有限，但我们自觉勤奋工作，我们自信，尽管我们的工作并非尽善尽美，但绝不会毫无益处，更非毫无价值，我们自愿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奉献无愧无悔的学问人生。

目 录

《元朝征缅录》笺证	林超民 (1)
唐继尧与云南护国起义	
——兼议当事人执笔史料的使用	潘先林 (12)
试论方国瑜对中国目录学的贡献	张振利 (23)
江应樑先生早期佚文一束	
——暨南大学校史文献披览所见	赵灿鹏 (35)
建立云南民族资料库的构想	张晓梅 (44)
历史地理古籍提要 (三)	朱惠荣 (55)
20 世纪初期外国人有关云南的研究著述	萧霁虹 (72)
明清时期有关白族的史料概说	赵启燕 (82)
元明清渐起哀牢史事异文考辨	街顺宝 (99)
读史札记数则	陈国保 (110)
张泰交《受枯堂集》与云南地方史研究	杨煜达 (125)
清代滇川藏毗邻藏区民族生存环境及变迁状况管窥	
——从一条未受关注的滇川藏毗邻藏区的环境史料说起	周 琮 (137)
《米拉日巴传》探微	王 璞 (160)
研究民国时期云南对汛督办特别行政区的重要史料	
——叶桐《河口、麻栗坡两对汛区域调查报告书》简介	
.....	陈元惠 (167)
试论续四库全书本《瀛涯胜览》的版本和价值	苏月秋 (175)
略论陈灿及其《宦滇存稿》	张黎波 (189)
三百日战祸与明代贵阳城市应对	
——以刘锡玄《围城日录》记述为中心	杨伟兵 (200)
乾隆《东川府志》评述	郭飞平 (212)
万历《云南通志》点校前言	刘景毛 (219)
《云南腾越州志》点校前言	文明元 马 勇 (227)
陈荣昌《乙巳东游日记》述略	
——代点校前言	周立英 (240)
长联犹在壁,巨笔信如椽	
——浅议孙髯、窦垵、赵藩楹联思想艺术	黄 梅 (250)

明代云南省志中的物产

- 以万历《云南通志》为例兼述其特点价值 江 燕 (259)
- 乾隆《滇黔志略》点校选录 古永继 (338)
- 《徐霞客游记·滇游日记》有关云南名特物产记载笺证 刘亚朝 (362)
- 袁公瑜、袁承嘉父子墓志铭点注 何 磊 (396)
- 有关“普名声之乱”的史料编年 付 春 (407)
- 雍正安南勘界案史料编年 郑志惠 (429)
- 晚明云南巡抚闵洪学年谱稿略 吴 航 (488)
- 清代贵州梵净山有关生态保护碑刻资料四则 马国君 (511)
- 民国时期云南省会公安局警察法规提要 冷琪雯 (514)

《元朝征缅录》笺证

林超民

提 要：《经世大典·政典》中的“征伐”，专载征伐缅甸战事3600余字。为《元史·缅甸传》蓝本，是研究元代缅甸史事的重要资料。兹对《经世大典》中“征伐缅甸”的记录，参考《元史》、地方志书等相关文献，做一粗浅的笺证。是为研究元代缅甸历史和中缅关系史的引玉之砖。

关键词：元朝 征缅录 笺证

元朝天历、至顺年间，奎章阁学士院奉旨纂修《经世大典》，成八百八十卷。其书已不传。惟“序录”载苏天爵《国朝文类》。“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年）西湖书院初刻本。所载典类序，大都简赅，惟《政典》“征伐”、“招捕”、“屯田”诸类，于提要大字后为双行小字。疑大字即序，小字即正文。《政典》“征伐”专载征缅事小字3600余言。盖《经世大典》“征伐缅甸”全文具录于此。《元史·缅甸传》即以此为蓝本。对此阮元及日本箭内互已言之。今以《缅甸传》与此本校，发现多有删节而出此本外者则甚少。今之所见元代与缅甸交涉之纪录莫先于此，亦莫详于此。好事者钞《元文类》、《经世大典》所载“缅事”为单册题曰《皇元征缅录》。阮元《研经室外集》著录之。钱熙祚《守山阁丛书》刻之。李思纯《元史学》亦举之。惟三人并未言自《元文类》钞出。

元代与缅甸交涉事散见于《元史》纪传与碑刻、集部、方志者，虽多琐碎，亦足珍贵。即以笺注于《征缅录》。元代缅甸故事汉文记录略备于此。以为研究元代缅甸历史和中缅关系史的引玉之砖。

至元八年（一），大理、鄯阐（二）等路宣慰司（三）遣乞台脱因等使缅，招其内附不得见其王（四）。见其臣下，遣价博者偕来（五）。

（一）元与缅甸交涉盖始于（1271年），惟王本《南诏野史·段兴智传》：宋景定元年（即中统元年，1260年）“世祖伐缅甸”。不知何据？又包见捷《缅甸》“元

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命爱鲁绝缅甸道,斩首千余级。”按:《元史》卷一二二《爱鲁传》,“至元五年(1268年)从云南征金齿诸部蛮,兵万人绝缥甸道,击之斩首千余级,诸部震服。”是包见捷误读《爱鲁传》文,妄改缥甸为缅甸(缥甸见下文)。

(二)鄯阐原误作邲阐,今改。守山阁本不误,鄯阐即中庆亦即今之昆明。《元混一方輿胜览》中庆路沿革:“古鄯阐国。楚庄躋留王滇池,即此池也。汉为昆州(按:误,当为谷昌),改益州。武侯置建宁郡。蒙氏增筑拓东城,白人曰汉城,汉讹为鸭池。郡名滇池。”

(三)《元史·本纪》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乙巳,大理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宝合丁、王傅阔阔带等,协谋毒杀云南王。则乞台脱因为宝合丁遣往。

(四)李耀庚(现西)先生《缅甸纲要》蒲甘王朝那拉齐哈配特王(Narathihapata)以1254年(即宪宗四年)即位,任至1287年(即至元二十四年)。

(五)《元史·缅甸传》乞台脱因归国在至元八年(1271年)四月。则往使在二月以前。

十年以乞台脱因(一)充礼部郎中,与勘马刺失理及工部郎中刘源(二),工部员外郎卜云失(三)充国信使副,持诏往谕,征其子弟大臣来朝(四)。

(一)《元史》作乞解脱因。

(二)《元史·本纪》:至元十年(1273年)二月丙申,“诏勘马刺失理、乞带脱因、刘源使缅甸,谕遣子弟近臣来朝。”

(三)卜云失原作小云失。今依守山阁本及《缅甸传》改。

(四)《元史·缅甸传》载诏谕文曰:“间者大理、善阐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差乞解脱因导王国使价博诣京师,且言向至王国,但见其臣下,未尝见王。又欲观吾大国舍利。朕矜悯远来,即使来使觐见,又令纵观舍利。益询其所来,乃知王有内附意。国虽曰远,一视同仁。今再遣勘马刺失理及礼部郎中、国信使乞解脱因,工部郎中国信副使卜(原作“小”)云失,往谕王国。诚能谨事大之礼,遣其子弟若贵近臣僚一来,以彰我国家无外之义,用敦永好,时乃之休。至若用兵,夫谁所好。王其思之!”

十二年四月,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一)言:“金齿人阿部(二)知入缅三道:一由天部马(三),一由缥甸,一由阿郭地,俱会缅之江头城(四)。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五),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为引导。”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反,必须征讨。圣旨:“姑缓之。”

(一)守山阁丛书本作“大马部”,误。

(二)《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至元八年(1271年)分金齿、白夷为东西两路安抚使。十二年(1275年)改西路为建宁路,东路为镇康路。十五年(1278年)改安抚为宣抚。立六路总管府。”镇康在今临沧市镇康县。明清为镇康州,1914年设镇康县。建宁当即麓川平缅之地,即今瑞丽市、陇川县一带。至元十二年(1275年)设建宁路以贺天爵为安抚使。

(三)阿郭即镇西路头目(见下文)。《元史》卷210《缅甸传》记阿郭与缅交涉

曰：“建宁路安抚使贺天爵言，得金齿头目阿郭之言曰：乞斛脱因之使缅，乃故父阿必所指也。至元九年（1272年）三月，缅王（按：当时缅甸蒲甘王朝的统治者为那罗梯诃波帝，亦译作：那拉齐哈配特 Narathihapate, 1254—1287）恨父阿必，故领兵数万来侵，执父阿必而去。不得已厚献其国，乃得释之。因知缅中部落之人犹群狗耳。比者缅遣阿的八等九人至，乃候视国家动静也。今白衣头目是阿郭亲戚，与缅为邻。尝谓入缅有三道，一由天部马，一由驃甸，俱阿郭地界，俱会缅之江头城。又阿郭亲戚阿提犯在缅掌五甸，户各万余，欲内附。阿郭愿先招阿提犯及金齿之未降者，以为引道。云南省因言缅王无降心，去使不返，必须征讨。六月，枢密院以闻。帝曰：姑缓之。”按：《元史·缅国传》抄录自《经世大典》之《征缅录》。

（四）沙海昂《〈马可·波罗行纪〉注》：入缅三道曰：“第一道久为要道，即今出天马关入缅之道。此道自南甸（今梁河）发足，经石竹隘，南入南碗河流域，行经杉木笼、龙川、南散、章凤。第二道以驃甸名。驃甸即是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蒙古军与缅人相见议事之地。在今孟密（即孟乃甸）国北，新街（即八莫，当时尚无此城）之南。则似即由今腾越（腾冲）赴新街之道。惟不在蛮允（Manwaing）及 Myothit 间，过大盈江峡而绕道其南，出虎踞关耳。此关在天马关北、类弄地方附近。至元二十年（1283年），宗王相吾答儿从南甸至驃甸应取此道。第三道即经行阿郭地界之道，应亦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缅人进攻阿郭之道。此道自今之昆明经景东、顺宁（今凤庆）在腊猛逾潞江于镇安所西循龙川江左岸经龙陵、芒市、回环，在猛卯（今瑞丽）逾大龙川江出汉龙关，关在天马关南，南碗河支流西。”（冯承钧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第484页）

（五）阿提犯所管区域当在上缅甸。在此区内多有傣族（摆夷）居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建都及金齿二十一处来降，就是这一地区。

十一月，云南省始报：“差人探伺国信〔使〕消息。蒲贼（一）阻道。今蒲人渐多降者，道稍通。遣金齿干额总管阿禾（二）探得国信使已达缅，俱安（三）。”

（一）蒲贼蒲人即蒲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四顺宁府，卷六永昌府并记土人蒲蛮。钱古训《百夷传》记麓川、平缅人种有蒲蛮分布在此区域。蒲蛮为今布朗族先民。

（二）《明史·地理志》：干崖宣抚司，元镇西路。《元史·地理志》金齿等处宣抚司，“镇西路在柔远路（即潞江）正西，东隔麓川（即龙川江）其地曰于赖睽，曰渠澜睽，白夷蛮居之。”按：于赖或即干额之误。“于赖”、“干额”字形相近，乾隆《腾越州志·土司志》曰：“干赖《通志》作干额。”下文至元十四年（1277年）忽都兵至干额可证。王礼《麟原文集》卷十《罗泸州子父志节状》：“父文节补大理金齿宣慰司吏尝征赋金至乾崖缅里，近西日落之地。”乾崖亦即干额。盖元设镇西路领干额、渠澜二甸。后以干额名镇西全境。以地理考之当即民国年间干崖土司地，亦即今盈江县地。又阿禾，沙海昂以为与上文阿郭应是同名异译。按：禾、郭声韵并相近，阿禾、阿郭当是一人。

（三）国信使即至元十年（1273年）遣往之乞台脱因。这里说：“已达缅，俱安”。

惟《缅甸史纲要》说：“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遣使蒲甘，诏谕缅王纳纳赞入贡。那拉齐哈配特王以元使在缅廷未曾脱鞋示敬，尽杀使者及从人。”按：下文不言使臣归国，盖后来已被缅王所杀。

十四年三月，缅王以阿禾（一）内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砦腾越、永昌（二）之间（三）。

（一）于此更可证明阿禾与阿郭同为一入。

（二）永昌原误作“水昌”今改。守山阁本不误。

（三）《元使·本纪》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九月乙亥，永昌、腾越二城在缅甸、金齿间，摧圯不可御敌。敕修之。盖此时缅兵扰边及永昌、腾越。而所以扰边即为缅甸与金齿之交涉也。

时大理路蒙古千户忽都（一），大理路总管信苴日，总把千户脱罗脱孩奉命伐永昌之西腾越、蒲缥（二）阿昌（三）金齿之未降部族（四）。驻南甸（五）。

（一）元史卷210考证：“《缅甸传》大理路蒙古万户产忽都。万户旧作千户。按：《地理志》宪宗六年（1256年）收附大理国，立上下二万户。《信苴日传》亦载万户忽都据改。”以万户为是。

（二）景泰《云南志》卷六“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即永昌府）铺舍馆驿并有蒲缥。为重要战略之地。今名蒲缥。为保山市隆阳区蒲缥镇。其地在今保山市由隆阳区至腾冲县途中。距隆阳区永昌镇约十八公里。

（三）《元史·地理志》金齿宣抚司：“南谿（即今梁河县）白夷、峨昌所居。”景泰《云南志》卷六腾冲司记土人：峨昌。钱古训《百夷传》：麓川平缅种族有阿昌。按：峨昌即阿昌，阿昌与峨昌均为自称。1953年后正式确定为阿昌族。

（四）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至元十四年（1277年）春，蒲甘遣大将释多罗伯，副以裨将五人，士卒象马以万数计，剽掠金齿。金齿飞书求救。公命万户忽都，总管段信苴等释围。”《元史·信苴日传》至元十三年（1276年）缅甸拥象骑数万掠金齿、南甸，欲袭大理。行省遣信苴日与万户忽都领骑兵千人击之。

（五）此次缅将释多罗伯入寇，盖以怨阿禾内附，攻其地，未袭至大理。而李源道《崇圣寺碑铭并序》载武定公（即信苴日）功业说：“挫舍利畏四十万嘯集之师于滇海之上。”（按：至元十一、二年事，见《元史》“本纪”及“信苴日传”。）“破释多罗十余万寇抄之众于洱水之滨。”按：《南诏野史·段实传》亦载之，系年在至元四年（1267年）前。释多罗即缅将。李源道称战于洱水之滨者误。冯承钧《元代白话碑绪言》以释多罗为云南土人亦误。

阿禾告急，忽都等书夜行（一），与缅军遇一河边（二）。其众约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我军仅七百人。缅人前乘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负战楼。两旁挟大竹筒，置短枪数十根於其中。乘象者取以击刺（三）。

（一）《元史·地理志》：“南谿（即南甸），在镇西路西北。其地有阿赛谿，午真

眺。白夷、娥昌所居。”乾隆《腾越州志·道路志》曰：“自州一程至南甸。二程至干崖。”盖忽都等已攻克腾越、蒲缥未降部族，进至南甸，再往干崖。

(二) 此河当即大盈江源之一支流或即干崖、盏达间大盈江主流。海巴江、沙海昂以为龙川江左岸之一支流，非是。

(三) 钱古训《百夷传》所记“大百夷”载：遇有战斗，每三人或五人出军一名，择其壮者为正军。呼为锡刺。锡刺持兵御敌。余人荷所供。故军行五六万，实际参战者不满二万。兵行不整，先后不一，多以象为雄势。战则缚身象上，裹革兜，被铜铁甲，用长镖干弩，不习弓矢。

朱孟震本《西南夷风土记》记缅军曰：“战斗惟集后阵，知合而不知分，每以鸟铳当前牌，次之枪，又次象继枪后，短兵既接，象乃突出。中华人马未经习练者，见象必惊怖辟易，彼得乘其乱也。破之之术必设疑以分其势，设险以毙其象，出奇以捣其坚，横冲以乱其阵。夷中本脆弱，恃象以为强，能晓破象之诀，则夷兵不足败也。”

忽都下令：“贼众我寡，当先冲河北军。”亲率二百八十一骑为一队，信苴日以二百三十三骑傍河为一队，脱罗脱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为一队。交战良久贼败走。信苴曰追之三里，抵寨门，旋泞而退。忽南面贼兵万余绕我军后。信苴曰驰报。忽都复列为三阵，进至河岸击之，又败走。追破其十七砦，逐北至窄山口，转战三十余里。贼及象马自相蹂，死者盈三巨沟。日暮，忽都中伤，遂收兵。明日追之至干额（一）不及而还，捕虏甚众。军中以一帽或一两靴，一毡衣易一生口（二）。其脱者又为阿禾、阿昌邀杀。归者无几。而官军负伤者虽多，惟一蒙古军获一象不得其性，被击而毙，余无死者（三）。

（一）此可证战场在南甸至干崖途中，距干崖不远之处。

（二）可见掳获之多。

（三）《元史·缅甸传》所记略同。

《马可·波罗行纪》第120至122章记元与缅甸之战即此役。

马可·波罗自滇入缅时距征缅战事已十二三年。后来他在狱中记录战争经过，有与汉文纪录不符，盖为记忆不确或传闻失实所致。不过以一个欧洲人在六百余年前称述此事且颇饶意味。兹据冯承钧译本节录《马可·波罗行纪》（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版，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三卷收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中相关记录，并对其讹误略加辩证。

此缅甸班加刺之国王闻大汗军（即元军）至永昌，自云：彼为国主，势力较强，将尽歼大汗军，俾其不再遣军至此。

于是此王大聚其众，与夫兵械，得象二千头。各象上负木楼极坚固。楼中载战士十人或十二人以战。别有步骑六万。其军如是之众，足见其为强主。而此军固足以鏖战也。

彼作此大筹备毕。不久即遣军出发往敌鞑靼（即中国）。沿途无事足述。行至距大汗军顿止处三日程之地结营，俾其军队休息。时大汗军在匝儿丹丹（金齿）国内永昌城中也。

鞑靼军统将名纳速刺丁 (Naciredin)^①, 闻知此国王确以其众至, 而已所将众仅一万二千骑, 初颇迟疑, 已而自信雄武, 善将兵, 而习于战阵。遂激励其众使用种种方法以自防。盖其所部为善战之武士也。于是鞑靼军一万二千骑, 乘良骑, 相率至永昌平原以迎敌, 择地列阵以待。其为此者, 因其用善策而有良将。恃此平原附近有一极大森林, 树木遍布也。

缅王休息其军毕, 自其地率军出发^②, 至于永昌平原, 距鞑靼备战之处有一里^③, 整顿象楼, 列战士于楼中, 复列步骑备战。布置既毕, 开始进军击敌。鞑靼军见之, 伪作毫不惊异之状, 仍整列前进。及两军既接, 甫欲交锋之时, 鞑靼军马见敌军战象大惊骇, 遂退走。缅王乘胜率众进逐^④。

鞑靼见之大悲怒, 不知所为。盖明见其在战前若不将马勒回, 将必全军败没也。然其将知战略, 一如早已策划及之。立命各人下骑, 系马于附近森林树上。已而引弓发矢射象。鞑靼善射, 其技绝伦, 无人能及。前进之象未久死伤过半。敌军士卒射不如鞑靼之精, 伤亡甚众。

时矢如雨下, 象负伤奔逃, 践踏之声大, 俨若世界土地全陷。诸象逃散入林中, 楼甲等一切战具尽毁。

鞑靼见象逃不敢再战, 遂重登骑, 进击其敌, 持刀与骨朵与敌酷战。缅王军虽众, 然非善战之士, 亦未习于战, 否则鞑靼军少, 绝不能以少胜众也。

当其冲锋之际, 刀与骨朵互下者有之, 骑士战马被屠杀者有之, 头足臂手斫断者有之, 死伤卧地而永不能再起者无算。两军呼啸之声甚巨, 即有雷鸣亦莫能闻。双方战斗奇烈, 终由鞑靼获胜。

此战始于不利于缅王军队之时, 迄于正午, 缅王军不能复敌, 遂溃而逃。鞑靼见敌败走, 乘胜追逐, 杀戮无算。见之诚可悯也。追逐久之而后止。已而还至林中, 捕取逃象, 谋捕象, 伐象所藏伏之大树。虽如此, 若无缅军俘虏之助, 仍不能得。盖象较他兽为灵, 俘虏识其性, 教以捕之之法, 乃得二百余头。自此战役后, 大汗始有多象。缅王败于鞑靼之经过如此^{⑤⑤}。

十月云南省遣某道 (一) 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蒙古曩、焚 (二)、么些 (三) 军三千八百人征缅。

(一) 赵子元《赛平章德政碑》“擢阿鲁与纳速刺丁为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事在至元十六年 (1279 年) 前。又《秋涧大全集》卷五十一《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

① 此役统将非纳速刺丁, 盖以纳速刺丁声望较隆而误。沙海昂谓: “马可·波罗谓统将纳速刺丁, 其说非误。纳速刺丁虽非自将, 然为云南路宣慰使都元帅镇大理。骑兵发自大理, 应为其所遣。”惟按《元史》卷 125《纳速刺丁传》, “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则至元十六年 (1279 年) 前纳速刺丁并不驻大理。这是至元十四年 (1277 年) 之事。

② 缅王非亲自出征。汉文纪录甚明。此处亦误。当以不知其主帅名而胡乱臆断。

③ 此次战场在干崖, 不在永昌平原。干崖距永昌约五日程。马可·波罗亲至永昌时, 战后数十数年何以错误至此!

④ 马队见象而退为常有之事。可参看上文引《西南夷风土记》。

⑤ 马可·波罗所记战事经过, 与《征缅录》略有不同, 然大体观之亦一致。

碑》称：“长子爱鲁陞云南道宣慰兼都元帅。”《牧菴集》卷十九《忠节李公（即爱鲁）神道碑》“称陞云南等处慰使、都元帅。”是知“云南诸路”亦称“云南等处云南道”。此处某道当即云南道。《元史·缅甸传》作“云南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是不知某道为何地，故用本省二字含糊其辞。

（二）以“爨、僰”称云南本土族类，《张立道传》：“爨、僰之人虽知蚕桑”。即言云南本土族类。张统《具足禅院记》：“西南诸种曰僰、曰爨、曰獠、曰夷。”明《一统志》引《云南志》“诸处之夷非一。曰僰人，曰爨人。”都是以“爨”、“僰”为云南土著族类。元朝制度，各地设土军。在云南省以“爨”、“僰”为名。《元史》卷212《爱鲁传》至元七年（1270年）“改中庆路达鲁花赤，兼管爨军。”《元史》卷313《脱力世官传》亦奚不薛叛，行省命脱力世官以蒙古、爨、僰军讨之。《招捕总录》至元十三年（1276年）十月“云南省调蒙古、爨、僰诸军征白衣和泥。”此并以爨、僰军助战。而《元史·兵志》“云南行省所辖军民屯田一十二处”，并有爨、僰军编户。《经世大典》“叙录”、“政典”、“军制”：“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畚军，则皆不出戍他方，盖乡兵也。”“寸、白”即“爨、白”同音异字。景泰《云南志》卷二“曲靖府”说：爨“讹为寸”；又“僰”、“白”同音。《招捕总录》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爱鲁以蒙古军一千，师宗、弥勒寸白军一千，农士富民丁三千征维摩。”即以“爨、僰”作“寸、白”也。

（三）么些即丽江土著族类，今纳西族。《木氏宦谱·阿良传》说：阿良从兀良合台征大理，擒段兴智还镇察罕章。子阿胡以至元九年（1272年）袭职。惟不言从纳速刺丁征缅。

至江头（一）深蹂首首细安立砦之所，招降其木乃、木要、蒙帖、木巨、木秃、磨欲等三百余砦土官（二），曲腊、蒲折民四千。孟磨、爱吕民一千，磨奈、蒙匡、里答、八刺民二万。蒙古甸（三）、甫禄保民一万，木都、浑秃（四）民二百（五）以天热还师（六）。

（一）景泰《云南志》卷六“缅甸军民宣慰使司”曰：“其地通称曰缅。旧有江头、太公、马来、安正国、蒲甘，缅王五城。”李元阳《云南通志》卷四曰：“江头城在腾冲西南十五日程，太公城在江头城南十日程，马来城在太公城南八日程，安正国城在马来城南五日程，蒲甘王城在安正国城西五日程，去大理五十余日程。”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第十八章上缅甸五城江头下注Bhamo是以八莫为古之江头城也。沙海昂《马可·波罗游记注》引博歪（J Beauvais）之考订谓：“江头城在大金沙江右岸，龙川江汇流处下流，今Katha之下。”则江头城犹在八莫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偏向西南之处。张机《南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源流考》说：“有一江源自腾越龙川江经界尾、高黎共山、龙川、猛乃、猛密所部莫勒江至江头入于金沙江江头城。江中有大山极秀耸，山有大寺。”是亦以江头城在龙川江汇流大金沙江之处。张洪《平缅录》记录了永乐五年（1407年）出使缅甸的行程：自保山经麓川后数日行次贡章，即缅甸之江头城，乃嘱其酋备船。则江头城在龙川江汇合大金沙江处置说可信。贡章即Katha，今译为“格萨”。江头城地处麓川、木邦、缅甸、孟养交接处，故贸易繁盛，且为兵家必争的

战略要地。朱孟震本《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为门十二。东入者东出，西入者西出，南北如之。或出入不由故道者罚之。夹道有走廊。”知江头为一大城市（其余四城注释分见下文）。

（二）“土官”原作“上官”依守山阁本改。

（三）蒙古甸《元史·缅甸传》作蒙忙甸。

（四）“浑秃”守山阁本作弹秃。

（五）招降区域各部落地名不详其处。惟以《元史》纪传知在滇缅交界区域。盖自干崖、南甸以西至江头城一带。《元史·纳速刺丁传》：“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至元十六年迁帅大理，以军抵金齿、蒲缥、曲腊、缅甸招安夷寨三百，籍户十二万二百。定租赋、置邮传、立卫兵。归以驯象十二入贡。”又《元史·本纪》：“至元十六年（1279年）六月癸巳纳速刺丁将大理军抵金齿、蒲缥、曲腊、缅甸界内，招忙木、巨木秃等寨三百，籍户十一万二百。诏定赋租、立站递、设卫送军。军还献驯象十二。”是知木居、木秃及曲腊等处并在滇缅交界之区域。

（六）此次征缅甸年月各书所记不一致。《征缅甸录》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十月，《纳速刺丁传》及《本纪》并至元十六年（1279年）疑出征在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月至十六年（1279年）六月，以天热还师。《征缅甸录》十月上夺“十五年”三字。而纳速刺丁传以十六年迁帅大理。盖归至大理后为大理宣慰使都元帅。出征时仍为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征缅甸录》作者盖不知云南诸路宣慰使之设，故改“诸路”二字为“某道”。若以大理宣慰使都元帅名义出征，必不至改作“某道”二字。

纳速刺丁出征后，先吾答儿征缅甸前，《元史》纪传载征缅甸调遣为《征缅甸录》所不载。兹为补录如次：

《元史·本纪》

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丁丑，诏纳速刺丁将精兵万人征缅甸。乙酉，赏纳速刺丁所部征金齿功银五千三百二十两。庚子，阿里海牙及纳速刺丁招缅甸及洞蛮降臣，诏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五月癸丑，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刺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甸。

十九年（1282年）二月甲午议征缅甸。以太卜为右丞，也罕的斤为参政，领兵以行。壬子，诏金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军征缅甸。八月癸巳，发罗罗斯等军助征缅甸。

二十年（1283年）春正月癸亥，敕药刺海领军征缅甸。^①

按：所纪疑仅调遣而未出兵。故未言战事经过。且《阿里海牙传》未言征缅甸。《纳速刺丁传》亦无十七年征缅甸事。又《帖木儿不花传》：“兄帖木脱斡……亦奚不薛蛮叛，

^① 《元史·缅甸传》：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纳速刺丁上言：“缅甸舆地形势皆在臣目中矣。先奉旨，若重庆诸郡平，然后有事缅甸。今四川已底宁，请益兵征之。”帝以问丞相脱里夺海。脱里夺海曰：“陛下初命发哈喇章及四川与阿里海牙麾下士卒六万人征缅甸。今纳速刺丁止欲得万人。”帝曰：“是矣。”即命枢密缮甲兵、修武备、议选将出师。五月，诏云南行省发四川军万人，命药刺海领之与前所遣将同征缅甸。十九年（1282年）二月，诏思、播、叙诸郡及亦奚不薛诸蛮夷等处发士卒征缅甸。

与岳刺海会云南兵讨平之。改征缅都元帅，死于军。”是否从岳刺海征缅其意不甚明。

《元史·缅国传》

二十年^①（1283年）十一月，官军伐缅，克之。先是诏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将兵征缅^②。

二十年（1283年）九月大军发中庆。十月至南甸。太卜由罗必甸^③进军。十一月相吾答儿命也罕的斤取道于阿昔江，达镇西阿禾江^④。造舟二百，下流至江头城断缅人水路。自将一军从驃甸^⑤，径抵其国，与太卜军会。令诸将分地攻取十九日破其江头城^⑥。击杀万余人。别令都元帅袁世安以兵守其地，积粮饷^⑦以给军士。遣使持舆地图奏上^⑧。

元朝此次征缅，攻至太公城，降建都国。《征缅录》不载，惟见于《元史》纪传，兹补录如下：

《元史·也罕的斤传》：“先是，既破江头城，遣黑的儿、杨林等谕缅使降，不报。而诸叛蛮据建都太公城^⑨以拒大军。复遣僧谕以祸福，反为所害。遂督其军水陆并进，

① “二十”原误作三十，今改。守山阁本不误。《南诏野史》以此次征缅事系年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亦误。

② 《元史·本纪》：至元十九年（1282年）二月甲午，“议征缅甸，以太卜为右丞，也罕的斤为参政，领兵以行。”二十一年（1284年）五月戊午，丞相伯颜、诸王相吾答儿等言：征缅甸军宜参用蒙古、新附军。从之。”

③ 罗必甸疑即罗必思庄。《元史·地理志》平缅路：其地曰罗必思庄。是罗必甸属平缅路。《明史》罗卜思庄当即其地。其地为今梁河县芒东乡（芒东乡在罗卜甸）。太卜所行经即至元十二年阿郭所言之天部马道。

④ 阿昔、阿禾两江，沙海昂以为即龙川江之异名。盖所经有阿昔、阿禾两部落也。此江下流至江头城附近汇入大金沙江。也罕的斤取道即阿郭所言阿郭地道。

⑤ 驃甸以《元史·地理志》知属于平缅路。沙海昂释在八莫之南应出铁壁关。太卜与相吾答儿并陆路入缅。故在途中相会。相吾答儿取道即阿郭所言驃甸道。

⑥ 《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戊申，“云南行省为破江头城，进童男女八十人，并银器币帛。”盖二十年（1283年）十一月破江头城。至是贡品送至京城，相距五个月。

⑦ 《元史·爱鲁传》：“诸王相吾答儿帅诸将征缅。爱鲁供饷，无乏绝。”

⑧ 《元史·也罕的斤传》至元二十一年（按：二十年之误），“与右丞太卜、诸王相吾答儿分道征缅。造舟于阿昔、阿禾两江，得二百艘。进攻江头城，拔之。获其锐卒万人。命都元帅袁世安守之。且图其地形势，遣使诣阙，具陈所以攻守之方。”

⑨ 李元阳《云南通志》载：太公城在江头城南十日程。盖沿伊洛瓦底江而下另有陆路自腾越直趋太公城，不经江头城，仅十五日程。若自腾越西至江头城，复南至太公城则要二十五日程。十五日之路程见于倪蜕《滇小记》：腾越起程一日至南甸，一日至罗必思（按：即罗必甸），一日至郎驃，一日至甸尾，一日至蒙腰，一日至甸蓝，一日至蒙怜路，一日至空地，一日至蒙来路（按：二蒙路见《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设置。亦见《元史·地理志》）一日至大市，一日至龙江，一日至个地，一日至八列渡，一日至太公城。按：玉耳（H. Yuler《马可·波罗行纪》注：“太公城在大金沙江上，北纬二十三度二十八分之间。亦名老蒲甘。”（据沙海昂引）缅甸编年史（Mahayazawin）缅甸古国建于太公城。（据张正藩《缅甸鸟瞰》引）今缅甸地图伊洛瓦底江东岸，川江汇流之南有 Tagaung，当为太公城故地。

击破之。建都、金齿等十二城皆降^①。命都元帅合带、万户不都蛮等以五千戌之^②。

次年征缅阻于罗必甸。其事为《征缅录》所不载。见于《元史》纪传者，兹补录于下：

《元史·本纪》

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壬寅，忽都铁木儿征缅之师为贼所溃^③。戊申，敕发思播田杨二家军^④二千从征缅。十月丁卯以招讨使张万为征缅招讨使，佩三珠虎符。

二十二年（1285年）七月乙未云南行省言，今年未暇征缅。请收获秋禾，先伐罗北甸等部。从之征罗北甸事见《元史·忙古带传》卷149：“从攻罗必甸至云南。诏以其众入缅迎云南王，金齿、白衣、答奔诸蛮，往往伏险要为备。忙古带击破之。凡十余战至缅境。开金齿道，奉王以还。迁副都元帅。”《渠庵集》卷九，《耶律濮国威愍公墓志铭》公讳蒙古岱（即忙古代），至元二十一（1284年）年迁云南都元帅，“引兵万人攻缅夷。转斗深入杀虏种几尽。”又《步鲁合答传》卷一二三，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命统蒙古探马赤军千人从征金齿蛮，平之。都元帅蒙古歹（即忙古代）征罗北甸。步鲁合答率游兵先行。江水暴涨溢，率众囚水而渡，去城三百步而营。居七日，诸军会城下，乃进攻之。步鲁合答先登，拔其城，遂屠之。

①是时云南王为也先帖木儿。史无是年云南王征缅之说。疑诸王先吾答儿等于二十一年（1284年）进至太公城，续调忽都、忙古带等，兵被阻于罗必甸。攻战始通金齿道。迎失吾答儿等归。而罗北甸事自二十一年（1284年）四月至二十二年（1285年）七月始平定。

后 记

1978年9月，我师从方国瑜教授研习中国民族史暨云南地方史。1981年8月毕业并获硕士学位。同年9月，国瑜师命我整理他的旧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马可·波罗的云南之行与元朝征缅有关。他是随脱满达儿所率的四川省元军经云南进入缅甸的。马可·波罗出使云南、缅甸的目的、时间和路线，无不与元朝征缅密切

① 《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正月“丁卯，建都王、乌蒙及金齿一十二处俱降。建都先为缅所制，欲降未能。时诸王相吾答儿及行省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分道征缅。于阿昔、阿禾两江造船二百艘，顺流攻之，拔江头城。令都元帅袁世安戍之，遂遣使招谕缅王，不应。建都太公城乃其巢穴。遂水陆并，进攻太公城，拔之。故至是皆降。”以此记载知太公城并非缅甸本土。沙海昂引 Deveria 说，“建都国在上缅甸境内，包括龙川江诸口及江头、太公二城。”是时，建都国为缅势力所慑服。有缅军驻守。故载籍认为在缅甸境。”

② 《张万家奴传》：至元二十年（1283年），“从征缅，战死之。云南王（疑为诸王先吾答儿之误）命其子保童将其军从征，入太公城有功，袭副都元帅。”永昌《棲贤山报恩梵刹记》：“有姓薛名尘者，其先智隆赞，段氏降，始授永昌千户管民之职以供给。征捕建都，殁于王事。”亦参与此役者。

③ 忽都征缅之师为贼所冲溃。疑即罗必甸为乱。《元史·本纪》：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七月丁丑朔，“云南省臣言：‘腾越、永昌、罗必丹（即罗必甸）民心携贰。宜令也速带儿或汪总帅将兵讨之。’十月戊申，四川行省言：‘金齿夷民（疑指罗必甸）尚多未附。以要刺海将探马赤军二千讨之。’”此以征缅途阻，先征金齿罗必甸。

④ 当即杨赛因不花，《元史》卷一六五有传。